

苏联 二十年代确立 历史唯物主义的 斗争

鲍·亚·恰金 弗·弗·克路申著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苏联二十年代 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

鲍·亚·恰金 著
弗·伊·克路申

林英、杨晓伟、郭绍明

陶后明等译

林英、杨晓伟、郭绍明校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中央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苏联二十年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

•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承印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6875印张 377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8—1 成本费：3.00元

印数：1—3000

（党校内部发行）

译者说明

二十年代正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这是苏联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在理论意识形态方面都比较活跃的时期。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光辉的未来。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具体解决建设的具体道路和方法问题，甚至一些重大问题也是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才逐步地提到日程上来的。刚刚胜利的无产阶级需要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他们的实际行动。这些思想和理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本身来创造、确立。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很自然地提到首位。

本书就是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怎样在一个文化落后、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内，经过艰苦的斗争，最后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立立起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尖锐斗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资产阶级理论较量的过程。本书详细介绍了当时争论各方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观点，而且联系当时的实际对这些问题作了正面阐述。

这些理论问题以及当时对它们的回答，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如：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问题、人的能动性问题，等等。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以后很少出现类似的辩论情况，而且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遇到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可能是一样的。这就为社会

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二十年代苏联的结论能否经得起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考验，这是许多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总而言之，本书虽然主要介绍了二十年代苏联哲学发展的情况，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材。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都是一本难得的（特别是在我国）参考书。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林英、杨晓伟、郭绍明、陶后明、~~龚学增~~、廖树芳、关家麟、张全新同志。校对工作由林英、杨晓伟、郭绍明三位同志完成。技术校订工作由关家麟同志负责。校译者对本书一些重复的地方作了少量的删节。

在翻译和出版本书的过程中，校译者曾得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马迅同志、李振霞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具体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无论在外文和专业知识方面水平都很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指教和更正。

原出版说明

本专著阐述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改造社会科学的问题，探讨社会科学领域内俄国先进的学者转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专门叙述建国初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高等院校直接执行共产党政策、在第一批苏维埃意识形态机关中从事工作的那些人的作用。

本书是为研究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及社会学的教员、科学工作者和其他同志撰写的。

前 言

自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思想走过了错综复杂的发展道路。起初是弗·伊·列宁，他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并对社会主义建设、文化革命、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整个社会意识的根本改造，提出了思想根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在苏维埃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苏联人的精神发展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实践活动的统一的一般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不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而且整个精神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活本身把社会学问题提到思想斗争前面。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在象二十年代这样充满暴风雨和戏剧性的时代里，社会发展的根源和机制问题，总是成为摆在日程上的极为迫切的社会意识问题。被革命击溃的阶级的代表企图把反动的社会学理论拿出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这一斗争是尖锐而紧张的，远远超出了国界。国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理论家也被卷入到这场斗争中。为了对付工人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他们动员了有史以来所积累的一切反动思想。

二十年代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不能把十月革命后第一阶段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只当成已经过去的事情，而应该看到，对现代来说，它仍然发挥着内在的、有机的指导作用。而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思想的科学阐述，对分析和总结研究、宣传和普及这一思想的经验，都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我们同意米·

特·约夫丘克^①的看法，他曾公正地指出：对我国早期为历史唯物主义斗争的问题研究不足，我们就“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斗争和发展的丰富历史经验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以便指导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反对各种修正主义、‘左’倾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②

二十年代的历史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地和全面地理解现代的“苏联学家”和“马克思学家”所提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神话的来历。对他们用以“驳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据的分析可以充分证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乞食袋”是多么的贫乏。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武器，他们至今还是利用五十年前的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旧方法、旧形式、旧方案。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形成进行历史回顾，还同对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年轻一代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直接关系。这在当前，在我们的思想敌人更加丑化苏联哲学史和社会学史，企图贬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苏联科学和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条件下，尤其重要。一伙叛徒、哲学修正主义者紧跟这些敌人，甚至有时走在他们的前面：如：南斯拉夫哲学家普·弗兰尼茨基^③、穆·费利波维奇^④、斯·斯托亚诺维奇^⑤，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斯托亚诺维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断

① 米·特·约夫丘克（1908年生）——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译注

② 《哲学科学》1969年第5期第46页。（不加“译注”的为原书注——译者）

③ 普·弗兰尼茨基（1922年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1972年起任萨格勒布大学校长。——译注

④ 穆·费利波维奇（1902—1969）——南斯拉夫人类学家，萨拉热窝大学教授。
——译注

⑤ 斯·斯托亚诺维奇（1931年生）——南斯拉夫“实践派”中青年一辈的著名人士，担任过《哲学》杂志主编。——译注

言，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穷尽了其创造性的潜力。按他的说法，现在只有象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些理论家——布洛赫^①、柯尔施^②、马尔库塞^③、弗洛姆^④等，还在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斯托亚诺维奇写道：“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更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同我们时代的其他人道主义和批判性流派——社会主义、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等——联系起来，才能继续前进。”^⑤

今天，当翻阅已经变黄了的旧报刊纸页和研究十月革命后第一个十年我国历史的成堆档案资料时，仿佛直接感受到复杂历史时代紧张的生活气息。当我们自豪地回顾胜利的战斗历程时，必须给共产党的普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和苏联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给那些最初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高等学校改革，以及积极参与曾是文化落后的文盲国家解决文化革命这一极重要任务的人，给那些在极端困难的内战、饥饿、破坏和艰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里，把马列主义思想永远闪耀的光辉带到群众中的人，以正确的评价。本书作者把本著作敬献给这些人。

本书对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社会学思想史的阐述，是建立在已经达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论水平和具体了解的基础上。本书的内容是社会学史，但并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把二十年代国内社会学思想史全部包括进去了。它着重分析了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问题。本书的目的在于，把

① 布洛赫（1885—1977）——出生于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希望的原理》等——译注

② 柯尔施（1886—1961）——出生于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等——译注

③ 马尔库塞（1898—1979）——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④ 弗洛姆（1900—1980）——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⑤ 斯·斯托亚诺维奇：《理想与现实之间》，贝尔格莱德1969年版，第14页。

有关斗争历史的最主要的问题讲清楚，揭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介绍苏联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书在阐明社会学史有关问题时，从提问题的角度来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时期思想生活发展进程的主要和基本方面。本书所涉及的时间是刚开始打下社会主义基础的过渡时期，直至二十年代结束。本书是作者在档案馆里多年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所分析的一些社会学史领域，作者在其它著作中曾经提到过。^①

本专著的手稿曾得到历史学博士B·M·伊万诺夫、哲学博士B·M·费多托夫的帮助，他们不仅审阅了手稿，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作者在这里谨向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① 参见鲍·亚·恰金：《列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莫斯科1960年版；《苏联社会学思想史》，列宁格勒1971年版。弗·伊·克路申：《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而斗争（1918—1925）》，列宁格勒1970年版；《彼得格勒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宁格勒1971年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思想斗争	1
十月革命后被革命所推翻的阶级在意识形态	
方面加强进攻，其主要思想理论机构的活动	3
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苏维埃国	
家的第一批意识形态机构及其在捍卫马克思	
列宁主义斗争中的作用	44
革命后俄国的主要哲学社会学流派	76
第二章 列宁的哲学和社会学纲领	
为列宁主义而斗争	90
列宁的哲学社会学思想及其在十月革命后的意义	94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掌握列宁社会学思想的历	
史	103
第三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歪曲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说的庸品的斗争	115
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科学中实证论、机械论	
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以及对它们的批判	116
虚无主义的反哲学倾向和克服它们的斗争	137
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问题以及对歪曲历史唯	
物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	160
第四章 苏俄第一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历史唯物主义	
对象的研究	177

	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历史哲学.....	179
	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规定.....	194
	历史过程的规律性问题和二十年代社会学家对它的阐述.....	209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党性和同社会科学“非党性”思想的斗争.....	224
	具体社会学的研究进展.....	241
第五章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科学.....	259
	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历史科学的某些问题.....	260
	历史唯物主义和苏维埃法学的形成.....	280
	唯物史观和艺术学与文学研究的某些问题.....	291
第六章	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中自然界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	305
	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斗争.....	306
	十月革命以后的人口问题和解决它的不同方法.....	326
第七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初次辩论.....	345
	批判地战胜唯心史观.....	346
	在苏联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中用唯物主义解决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各种论述.....	353
	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辩论.....	365
	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	384
	群众和个人的作用问题以及对反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批判.....	405
代结束语.....	419
中俄文人名对照表.....	425

第 一 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

思 想 斗 争

1917年10月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胜利只是解决巨大历史任务的开端。摆在日程上的不仅要在内战中捍卫苏维埃政权和粉碎国外军事干涉，不仅要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搞好生产，战胜饥饿和贫困，而且还要培养新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为了解决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任务，必须实现宏大的文化革命。这个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必须在苏联社会取得胜利。而要解决这个极其复杂的任务，就需要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周密考虑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机构系统。

广大劳动人民阶层要吸收新的社会主义文化，首先必须牢固地掌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列宁写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①宣传马列主义要求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理论和法学、历史学和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美学、艺术学和文学，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的思想，不断地进行揭露，而这时社会学正处在进行根本方向性改革的前夕。克服一系列旧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异常尖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进行的。在十月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82页。（以下凡未注明俄文版的，即为中文版）

革命后这场斗争的中心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两个势不两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与其相适应的两个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分歧贯穿着这场斗争的始终。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领域中最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的胜利。此后的任务是：必须在文化、科学、艺术方面体现无产阶级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在社会觉悟方面实行革命。但是在一个半数以上的人口是文盲的国家里，实现这种革命是异常复杂的事情。^① 这种情形要求苏维埃国家不仅要建立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且同时要在底层打好基础，首先要普遍进行扫盲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任务，不得不在克服新社会的许多敌人顽强而激烈的反抗的条件下解决。

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要对社会意识进行改造，这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和艰巨的任务。他强调指出：“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以便顺利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② 苏维埃俄国精神生活的改造，是在社会存在及社会意识各个领域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条件下进行的。布尔什维克П·达乌格曾写道：“从前线的战壕到人们内心的最深角落，形成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战线。当一个具备新的、纯洁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人走上舞台的时候，共产主义将庆祝自己的胜利。”^③

① 1929年，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的成年人口为39,959,598人，其中22,946,575人是文盲。在莫斯科，文盲占20.3%，在彼得格勒，文盲占13.6%。（А.科罗廖夫：《我们的教育事业》，参见《思想的十月》1924年第3—4期）。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82页。

③ П.И.达乌格：《莱尼斯是斗争、太阳和爱情的歌颂者》，莫斯科1920年版，第204页。

十月革命后被革命所推翻的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进攻，其主要思想理论机构的活动

外国的军事干涉和国内战争使共产党未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大刀阔斧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活。群众的革命干劲、激情和毅力被引导到解决军事和政治任务方面。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了战斗堡垒。在这里，一切都服从于一个主要目标——捍卫革命，保卫工农国家，粉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把恢复和平作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

在革命后的头几年里，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成了社会的领导者。他掌握了国家权力，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成为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开始实现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依靠工人阶级的帮助得到了土地，彻底摆脱了世代代压在他们身上的地主的奴役。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成了两个劳动阶级的联盟，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不过，这两个阶级按其本质、利益和社会要求，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一区别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农村“中农化”的过程。如果说各阶级在对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各自明确地表明了态度，那么这一点在起初阶段并不适用于象俄国知识分子这样的跨阶级的阶层。这是一个按政治面貌来说很杂乱和不一致的社会集团。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广大知识分子只是在争取普遍民主自由时，才成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就并不是可靠的同盟者。恩格斯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他写道，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初期，知识分子不会同它一道行动。

十月革命把工厂、矿山、土地及其它资源变为人民的财富。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大工业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按其新的地位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捍卫者。和工人阶级相区别的个

体劳动农民，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却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小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特点是采取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形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上的折中主义，理论原则方面的动摇性，社会理想的杂乱和模糊不清——这就是革命后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在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加强的工农政治联盟，必须在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用一切劳动阶级的统一思想加以巩固。而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任务，不可能用“赤卫队袭击”的办法来解决。这里需要的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社会意识领域内的巨大而细致的工作。

俄国的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利和对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但是它的代表在十月革命后许多年间还保留了一系列的实际特权。这些特权不仅同在组织和管理、文化和艺术、科学和教育方面原来的垄断地位有关，而且同国际资本的多方面的帮助有关。国际资本总是不愿意放弃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会迅速垮台的梦想。

被革命所粉碎的阶级的最反动的部分流亡到柏林、巴黎、伦敦、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索菲亚等欧洲国家的首都，并从那里控制和指挥整个反苏活动。列宁写道：“他们以侨民资格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人数大约有150万到200万，他们所拥有的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50种以上，有一些残存的军队与国际资产阶级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流亡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①流亡到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在国外建立了各种组织，他们在1920年出版了一百三十八种报刊。其中传播最广的有：《巴黎新闻》、《共同的事业》、《方向盘》等。俄国白侨掌握了四十多个出版社，其中最著名的有：《研究院》、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3页。